

贝多芬传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它妄想使我屈服
这绝对办不到

中国作协副主席
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荐藏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
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 董强 导读

译著小全集 傅雷

一本书读懂一个作家

四川人民出版社



譯雷 傳 蘭羅曼羅

貝多芬傳

神精其及品作的芬多貝：著者譯附

《贝多芬传》初版本书影

一九四六年四月骆驼版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贝多芬传 / (法)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6
(傅雷译著小全集)
ISBN 978-7-220-10131-1

I. ①贝 … II. ①罗 … ②傅 … III. ①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ng Van 1770–1827) —传记
IV. ①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9204号

BEIDUOFEN ZHUAN

贝 多 芬 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 | |
|---------|---|
| 统 筹 | 张春晓 王其进 唐 婧 |
| 责任编辑 | 王其进 |
| 封面设计 | 张 科 |
| 内文设计 | 张 妮 |
| 责任校对 | 韩 华 |
| 责任印制 | 祝 健 |
| 出版发行 |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
| 网 址 | http://www.scpph.com |
| E-mail | scrmcb@ sina.com |
| 新浪微博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微信公众号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发行部业务电话 | (028) 86259624 86259453 |
| 防盗版举报电话 | (028) 86259624 |
| 照 排 |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 成品尺寸 | 130mm × 185mm |
| 印 张 | 6.25 |
| 字 数 | 120千 |
| 版 次 | 2017年7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20-10131-1 |
| 定 价 | 24.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最美的事，莫过于接近神灵而把他的光芒撒向人间。

想 宝

本书在编辑出版中，尽可能保留了原版本的惯用字、通假字和标点用法；人名、地名亦保留作者原译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傅雷（一九三四年二月）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一九三四年春）



傅雷在法国
(一九二九年十月)



傅雷
(一九六一年)

传记与自传（代序）

董 强

随着“傅雷翻译出版奖”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常有法国人问我：能否撰写一部傅雷传记？或者，有没有好的傅雷传记可以译成法语，让法国人也知道这位伟大的翻译家？

一个民族，对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至万里之外的外国人，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国，知道傅雷先生的人仅限于少数专家。相反，对于那些将他山之石搬到母语文化中的自己人，人们还是会尊敬有加。无论是玄奘，还是严复，都在中国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庄严的墓碑。

在中国文化的先贤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的尊贵席位。2016年是他愤然、悄然、寂然辞世50周年，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上，都出现了海量的纪念文章，足以为证。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任何一位以翻译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无法相比的。“傅雷”二字

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超过了无数不论涉及何种语言的优秀翻译家。可以说，以翻译家成名，而意义远远高于一切翻译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将自己的信念与实践如此一贯彻地付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

究其由，从根本上上看，是因为傅雷先生的人格从内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养从西到中的互补性，以及其风格从古到今的延续性。而这一切，都完美地体现在其对英雄传记的热爱和翻译中。

傅译的五种传记，涉及三位作者，三类不同的传记形式，跨度大，涵盖多种文艺门类：文学（托尔斯泰），美术（米开朗琪罗），音乐（贝多芬），哲学（服尔德）。可以说，这些文艺门类都以不同方式滋养了傅雷先生。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巨人”，或称“英雄”。然而，这类英雄并非简单的超人，而是深入人世，虽历经苦难却依然为人世做出无私奉献的人。因此，这其中最为独特的《夏洛外传》——因为夏洛本身源自艺术虚构，而非真实人物——反而最能体现傅雷先生对这些传记的认识：夏洛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完美地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

同样，翻译也是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的事业。傅雷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领域，但他的名字，又确实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翻译的代名词，而这正是翻译的骄傲。套用一句《夏洛外传》的作者讲述夏洛与卓别林之间关系的话：

傅雷先生的微贱就是翻译的微贱，傅雷先生的伟大，也就是翻译的伟大。

人们常问，傅雷有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并没有。他有翻译观，但没有翻译理论。又问，傅雷有没有翻译风格？则明显有。但这种风格，并非来自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主观投射，亦非许多译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精髓，在于一个“化”字。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传神”，却忘了艺术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说文解字》中有𠂔字，许慎的解释是：𠂔，译也。这一解释，尽管可以说留下了后患，为“译”与“讹”打通了道路，却从字源上为“译”与“化”建起了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傅雷先生在黄宾虹的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可以“与归”的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含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

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

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

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则需要灵魂深处的震撼。只有直指灵魂的文字，才可以让灵魂坦诚相见。艺术作为

“化”的最高境界，巨人与英雄作为“化”的最高追求，成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传记，都是如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精神锻炼”的榜样。每一次重译，都是向伟大灵魂的一步迈进。在一部一部的重译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净化与升华，走向他真正的栖身之地：如同贝多芬一样，“他的王国，是在天空”。

因此，我们无须为傅雷先生立传。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傅译传记的阅读，都让我们仰望天空。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生院士。）

译著小全集

傅雷 目录

| | |
|---------------|-----|
| 译者序 | 001 |
| 原序 | 003 |
| 初版序 | 007 |
| | |
| 贝多芬传 | 011 |
| 贝多芬遗嘱 | 063 |
| 贝多芬书信集 | 071 |
| 贝多芬思想录 | 095 |
| | |
| 参考书目 | 103 |
| | |
| 附录 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 105 |
| | |
| 致罗曼·罗兰 | 165 |
| 傅雷年谱 | 171 |

译者序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遑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

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①。

① 这部书的初译稿，成于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几十年之久——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谢这件在当时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本书作者原注置于竖线左侧；译者注置于横线下方。后同。)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译 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

原 序

① 魏因加特纳（Felix Weingartner，1863—1942），系指挥贝多芬作品之权威。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寻觅十天的休息。我来到波恩，他的故里。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说在我到科布伦茨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①指挥的。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

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①。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贝玑^②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运……”

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韩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

① 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翁的性格，颇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尤多受贝多芬的感应。

② 贝玑 (Charles Péguy, 1873—1914)，法国近代大诗人，与作者同辈，早死。本书全文曾在贝玑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